

帝师教科书

〔明〕张居正◎著

# 张居正

直解

《孟子》

(下)

向四大儒学做人

与往圣贤话人生

做人的尊严、人格的力量、

人生的价值、生存的意义



明代两朝帝师、首辅张居正  
为万历皇帝量身定做的宫内首选教科书  
——权威解读儒家经典思想核心载体——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帝师教科书

〔明〕张居正◎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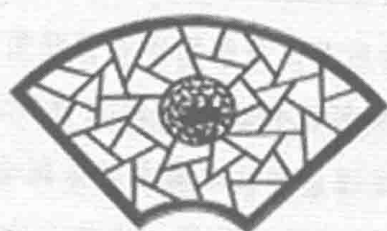
# 张居正

直解《孟子》  
(下)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卷  
五



## 万章上

### 【原文】

万章问曰：“舜往于田，号泣于旻天，何为其号泣也？”孟子曰：“怨慕也。”

### ■ 张居正直解

万章，是孟子的门人。天虽至高而仁，覆罔下所以叫作旻天。万章问说：“古称大孝莫如虞舜，然闻舜耕历山的时节，每往到田间便呼旻天而号泣。夫人情必至于抑郁无聊，莫可控诉，乃有号泣而呼天者。舜虽不得乎亲，岂没有感格的道理，却只这等号泣，何为其然也？”孟子答说：“孝子之事亲，幸而安常处顺，固是天伦之至乐，然不幸而偶值其变，则其情亦有大不得已者。盖凡人有所图为而不得，则怨生；有所怀恋而不舍，则慕生。舜惟不得于父母，其怨艾之深，思慕之切，不可解于其心，是以呼天号泣，以自鸣其悲愁困苦之意，此圣人处人伦之变，不得已而然者也。然舜之怨在于己，慕在于亲，但求所以顺乎父母，非怨父母也。万章恶足以知之。”

### 【原文】

万章曰：“‘父母爱之，喜而不忘；父母恶之，劳而不怨。’然则舜怨乎？”曰：“长息问于公明高曰：‘舜往于田，则吾既得



闻命矣；号泣于旻天，于父母，则吾不知也。’公明高曰：‘是非尔所知也。’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，为不若是怙：我竭力耕田，共为子职而已矣，父母之不我爱，于我何哉？”

### ■ 张居正直解

长息、公明高都是古人的姓名。怙，是无愁的模样。共字，即是供字。万章不悟孟子怨慕之言，又问说：“吾闻人子事亲，见父母爱他便欢忻喜乐，常存于心而不忘。就是父母恶他，加以劳苦之事，也起敬起孝，不敢有一毫怨恨之意，这才是孝子。若以号泣旻天为怨慕，则舜之于亲犹不免有所怨乎！”孟子晓之说道：“圣人的心事，古人亦有疑而未达者。昔长息问于公明高说：‘舜往于田，则吾既已知之，若号泣于旻天，于父母却不知何意？’公明高答说：‘孝莫大于虞舜，其心自有独苦而难言者，是非尔之所知也。’吾推公明高未发之意，以为子之于亲，本有不可解之天性，而适当其变，则自有不容己之真情。若但怙然无愁，略不动意，薄亦甚矣！曾谓孝子而若是乎！吾想舜之存心，只说人子事亲，须要得亲之爱，我今竭力耕田，不过供子职之常事而已。今父母之不爱我，必是孝道有亏，诚意未至，不知我有何罪以至于此，求之而不得其故，此所以呼天呼父母而号泣也。我所谓怨慕者，盖怨己之不得乎亲而思慕耳，岂怨父母哉。”《书经》上说：“负罪引慝，夔夔齐栗。”正是此意，惟其责己之诚，敬亲之至，所以终能感格亲心，而成万世之大孝也。

### 【原文】

“帝使其子九男二女，百官牛羊仓廩备，以事舜于畎亩之中，

天下之士多就之者，帝将胥天下而迁之焉。为不顺于父母，如穷人无所归。”

### 张居正直解

帝，是帝尧。“胥”字，解作“皆”字。迁，是移此与彼。胥天下而迁之，是把天下尽皆与之，即禅之以帝位也。孟子说：“舜之怨慕岂但躬耕历山之时为然，当四岳成荐之初，玄德升闻之日，帝尧将历试诸艰，乃使其子九男事之，以观其治外何如。二女妻之，以观其治内何如。凡百官有司牛羊仓廩莫不备具，此时舜在畎亩之中，特一耕稼之夫耳。帝尧这等奉事他，其际遇之非常如此。那时天下之士翕然向慕都来归舜，始而所居成聚，继而成邑、成都，其人心之归服如此。帝尧见舜果有圣德，将欲尽天下而移以与之，使践天子之位，其帝心之简在又如此。夫舜以匹夫之微，一旦而享富贵尊荣之极，宜何如其为乐者，乃为不得顺于父母之故，其戚戚皇皇就如穷人无所归的一般。”盖以不得于亲，不可以为人，不顺乎亲，不可以为子，既不可以为人子，则此身无所依归，与穷人何异，其怨慕迫切之情，真有不能自解者矣。

### 【原文】

“天下之士悦之，人之所欲也，而不足以解忧；好色，人之所欲，妻帝之二女，而不足以解忧；富，人之所欲，富有天下，而不足以解忧；贵，人之所欲，贵为天子，而不足以解忧。人悦之、好色、富贵，无足以解忧者，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。”

### 张居正直解

孟子承上文说：“舜起畎亩之中，而处富贵尊荣之极，乃其怨慕迫切如穷人之无归者，何



哉？盖视亲为重。则视外物为轻，见可忧之在此，则不见可欲之在彼耳！夫天下之士悦而就之，是人之所欲也，舜乃视之如草芥而不足以解忧。好色是人之所欲，舜以帝尧二女为妻，其荣至矣，而亦不足以解忧。富，是人之所欲，舜有天下之大，其富极矣，而亦不足以解忧。贵，是人之所欲，舜居天子之位，其贵无以加矣，而亦不足以解忧。夫天下之人悦我，美色事我，至富至贵加我，都无足以解其忧者，则必何如而后可以自解乎？”看他心心念念只要顺着父母，感之以诚，使精神流通，无一毫间隔，谕之以道，使志意融洽，无一毫违忤，这等的才无愧于为人为子，而后怨己慕亲之念庶几可以尽释耳。夫父母未顺则中心无可解之忧，父母既顺则天下无可加之乐。舜之所以怨慕者如此。此圣人纯孝之心，非孟子其孰能知之。

### 【原文】

“人少，则慕父母；知好色，则慕少艾；有妻子，则慕妻子；仕则慕君，不得于君则热中。大孝终身慕父母。五十而慕者，予于大舜见之矣。”

### 张居正直解

艾，是美好。热中，是躁急心热。孟子既推舜怨慕之心，又申赞之说道：“舜之心，不见外物之可欲，而惟知父母之当顺，其为大孝，是岂常人之所能及哉！大凡人生少时情窦未开，其良知良能，只知道慕着父母，依依恋恋不忍相离，这点纯一无伪之心，不为他念所夺，此天性之本然也。及稍长而知好色，即移其慕于少艾，而此心为情欲所诱矣。及既壮而有室家，即移其慕于妻子，而此心为室家所累矣。

及出而求仕，即移其慕于事君，或不得于君而遭际不偶，便躁急心热，汲汲求用，而此心又溺于功名得失之际矣。夫人情之常，因物有迁如此。必是大孝的人，自少至老，终身只慕父母，那孩提爱亲的本心，始终如一。情欲不能为之牵，穷达不能为之变，此孝之所以为大，而超出乎寻常万万也。我观于古，惟大舜为然，盖舜自征庸之后，摄政之时，年已五十矣，而克谐以孝，爱慕其亲，犹如一日，所谓大孝终身慕父母，非舜其谁与归哉！”是可见耕田以供子职非难也，惟身处富贵而不异畎亩之中，则穷达一致，所以为难。少年而慕父母非难也。惟年至衰老而不异幼冲之日，则始终一节，所以为难。古今帝王独称舜为大孝，正以其能为人之所难耳。欲尽天子之孝者，当以虞舜为法。

## 【原文】

万章问曰：“《诗》云，‘娶妻如之何？必告父母’。信斯言也，宜莫如舜。舜之不告而娶，何也？”孟子曰：“告则不得娶。男女居室，人之大伦也；如告，则废人之大伦，以怗父母，是以不告也。”

### 张居正直解

怗，是仇怨。万章问于孟子说：“婚娶人道之常，然未有不禀明于父母者。《诗·国风·南山》之篇有云：‘娶妻（当）如之何？必告（于）父母。’而后敢娶。诚如《诗》之所言，能尽人子之礼而不失者，当莫如大舜矣。舜乃不告父母，而娶帝尧之二女，似与诗之所言，大相违背，此何说也？”孟子答说：“告而后娶，婚礼之常。舜之所处人伦之变。盖舜父母顽嚚，每有害舜之心。若禀命而娶，必不听



从，竟至于不得娶矣。而不娶则岂可哉！盖男女屋室，上以承祖考之统，下以衍嗣续之传，乃人之大伦也。若告而不得娶，既违室家之顾，废人之大伦，又伤父母之心，致亲之仇怨。舜之处此，诚有大不得已者，于是酌量于伦理两难之地，与其告而废伦，陷身于不孝之大，宁不告而废礼，犹可以全父子之恩，此所以不告而娶也。”盖事处其变，不得不通之以权耳！岂可以禀命之常礼而概律之哉！

### 【原文】

万章曰：“舜之不告而娶，则吾既得闻命矣；帝之妻舜而不告，何也？”曰：“帝亦知告焉则不得妻也。”

#### ■ 张居正直解

帝，指尧说。以女为人妻，叫作妻。万章又问孟子说：“舜不告而娶，则吾既得闻夫子之命，而知其为通变之权矣。当时帝尧以女妻舜，据人情之常，亦当告于舜之父母而使之知。乃亦不告而妻舜，是何意也？”孟子答说：“欲妻其子，宜通言于其父，帝尧岂不知此，但舜之亲既有害舜之心，则妻以二女，必其心之所不欲也，使帝告而后妻，顽如瞽瞍，虽不敢以臣而抗君，将必以父而制子。那时舜既不敢逆亲之命，尧亦不能强舜之从，竟至于不得妻矣！尧知其事必至于此，故可妻则妻，以君上之法治之，不必问其亲之知与不知耳！此所以不告而妻也，亦岂可以常礼概律之哉！”

### 【原文】

万章曰：“父母使舜完廩，捐阶，瞽瞍焚廩。使浚井，出，从而揜之。象曰：‘谗盖都君咸我绩。牛羊父母，仓廩父母，干

戈朕，琴朕，箠朕，二嫂使治朕栖。’象往入舜宫，舜在床琴。象曰：‘郁陶思君尔。’忸怩。舜曰：‘惟兹臣庶，汝其于予治。’不识舜不知象之将杀己与？”曰：“奚而不知也？象忧亦忧，象喜亦喜。”

### 张居正直解

完，是泥补。廩，是仓房。阶，是梯。掩，是盖。象，是舜异母弟。舜所居三年成都，故叫作都君。绩，是功。箠，是雕弓。栖，是床。郁陶，是忧思郁结。忸怩，是羞愧之色。万章又问孟子说：“舜处父母之变，固子道之所难，乃其处兄弟之间，亦有非常情可测者。闻说舜之父母，偏爱少子，听象之言，每每设计害舜。一日使舜涂治仓廩，待其外屋，瞽瞍却从下面撤去梯子。纵火焚之。舜将两个斗笠自捍其身而下，幸得不死。又一日使舜掘井，舜防其害己，旁凿一穴，暗地走出，瞽瞍不知，乃下土掩盖其井。象只道舜已毙井中，自谓得计，乃夸说，今日谋盖都君于井中，皆我之功，凡都君所有之物，我当与父母共之，若牛羊、若仓廩皆以归之父母；若干戈、若琴、若箠，我自用之，二嫂娥皇、女英则使治我寝卧之榻。遂往入舜宫，欲分取所有，不意舜已先至其宫，在床鼓琴。象既见舜，无词可解，乃假意说弟因思兄之甚，气结而不得伸，故来见耳。乃其真情发见，则不觉有忸怩之色焉。此时舜更不嗔怪，却乃喜而谓之说：凡兹百官，我一人不能独理。汝其代予治之。夫怨莫深于杀身，情莫亲于托国，象欲杀舜，舜不以为怨，而反喜之如此。意者不知象之将杀己与？”孟子答说：“家庭之间其事易见，而况焚廩盖井之谋，其迹甚彰，岂以舜之大智而有不知者哉！但圣人爱弟之心根于天性而不容己，故其待弟之情联若



一体而无所间，见象之忧，则己亦恻然而为之忧；见象之喜，则己亦欢然而为之喜。欣戚相关，自无形骸之隔耳。彼以思兄而来，舜亦以其来见而喜，惟知亲就之为聿，而岂暇计及于杀己之事哉？”据万章所问，其事有无虽未可知，而亦忧亦喜两言，大舜爱弟之情宛然如见，非孟子知舜之深，不能如此形容之也。

### 【原文】

曰：“然则舜伪喜者与？”曰：“否。昔者有馈生鱼于郑子产，子产使校人畜之池。校人烹之，反命曰：‘始舍之，圉圉焉；少则洋洋焉；攸然而逝。’子产曰：‘得其所哉！得其所哉！’校人出，曰：‘孰谓子产智？予既烹而食之，曰：得其所哉，得其所哉。’故君子可欺以其方，难罔以非其道。彼以爱兄之道来，故诚信而喜之，奚伪焉？”

#### 张居正直解

校人，是主池沼的小吏。圉圉，是困顿未舒的模样。洋洋，是宽纵。攸然，是顺适的意思。“方”字，解作“道”字。万章又问孟子说：“舜既知象之将杀己，在常情必以为深恨矣，舜顾见其来而喜之，或者内疏而外亲，伪喜而非出于诚心者与？”孟子答说：“圣人之心，纯一无伪。舜之待弟岂有伪哉。观子产处校人之事可知矣。昔者有人以生鱼馈郑子产，子产不忍戕其生，使校人畜之于池，校人乃私自烹而食之。假设其词以复命于子产说：方鱼始舍于池中，圉圉然困顿而未舒，少顷则洋洋而放纵，久之遂攸然自得而远逝矣。子产信其言，而幸鱼之得生。乃叹说：‘得其所哉！得其所哉！’校人出而语人说：谁谓子产为智人，彼尝使我畜鱼，我既烹而食之

矣，假以放鱼复命，而彼遂信之，乃叹曰：‘得其所哉！得其所哉！’易欺若此，焉得为智？夫以校人欺子产之事观之。非校人智而子产愚也。校人所饰者，倘有之情；而子产所据者，可信之理。故君子虽明无不察，而或诳以理之所有，则亦间为所欺，虽未尝逆诈，而或昧之以理之所无，则必不为所罔。盖诚以待人，明以烛理，常并行而不悖也。若象执郁陶思君之言，而以爱兄之道来，此正理之所有者，也与校人欺子产之意一般，舜听其爱兄之言，以实心信之，因以实心喜之。此正可欺以其方，与子产之信校人一般。夫何伪之有哉！有伪则不足以为圣人矣。”观于此章之言，可见舜值父子之变，而能尽孝道之常；处兄弟之变，而不失友于之爱。天理人情于斯曲尽，此所以为人伦之至，而万世为父子兄弟者所当法也。

## 【原文】

万章问曰：“象日以杀舜为事，立为天子则放之，何也？”孟子曰：“封之也；或曰放焉。”

### 张居正直解

放，是安置一方，使不得他往的意思。万章问于孟子说：“舜之弟名象者，其心傲狠，日每以杀舜为事，既欲焚之于廩上，又谋盖之于井中，处心积虑，必欲致舜于死而后已。这等的人，以情言，则为必报之深仇；以法言，则为不赦之元恶。舜既立为天子，操生杀之权，即明正其罪，亦不为过。乃仅止于放逐，安置一方，犹得保其首领，何其罚之轻也。”孟子答说：“兄弟者，天性之亲；圣人者，人伦之至。象虽有害兄之意，而舜则不失其爱弟之心。当时处象于有庠



者，乃分茅胙土，封建以为一国之君耳。或者不知而谓之放。其实舜之处象原非放也。夫放之且不忍为，而况有重于放者，舜岂为之乎？子乃以常人之情度圣人，亦不知舜之心者矣。”

## 【原文】

万章曰：“舜流共工于幽州，放驩兜于崇山，杀三苗于三危，殛鲧于羽山，四罪而天下咸服，诛不仁也。象至不仁，封之有庠。有庠之人奚罪焉？仁人固如是乎：在他人则诛之，在弟则封之？”曰：“仁人之于弟也，不藏怒焉，不宿怨焉，亲爱之而已矣。”

### ■ 张居正直解

流，是遣之远去。共工，是官名。三苗，是国名。驩兜、鲧，俱是人名。幽州、崇山、三危、羽山都是四方极边的去处。有庠，是舜封象的国名。万章又问孟子说：“吾闻圣人之治天下，不以私情害公法。当舜之时，若共工、驩兜、三苗、伯鲧天下之所谓四凶也。舜于共工，则流之幽州；于驩兜，则放之崇山；于三苗，则杀之三危；于伯鲧，则诛之羽山。罪此四人，而天下之人，莫不心悦而诚服。盖为此四人者，皆凶恶不仁，天下之所共恶。舜为天下除害，所以刑当其罪，而人心咸服也。象日以杀兄为事，其凶恶不仁，可谓极矣！即与四凶同罪，何不可之有？乃封于有庠，使之治民，彼既欲杀兄，又何有于百姓！必将大肆残虐，而播恶于一方矣。有庠之民何罪，而受此荼毒，仁者固如此乎？在他人则用法以诛之，在弟则徇情以封之。不忍割一人之爱，而忍貽百姓之忧。仁人似不若是也。吾窃惑焉。”孟子答说：“处兄弟之际，只当论情，不当论法。舜之封象，是乃仁人之用心也。盖凡人于横逆之加，不

胜其怨怒之意，虽或强制于外，而不能不藏宿于中。惟仁人之待弟不如此，忧喜则与之同，干犯不与之校，虽有可怒可怨之事，随即消释，未尝藏怒而宿怨也。但见其亲之爱之，务尽其友于之情，使相好而无相尤，如是而已矣！若因其仇己而待之无异于常人，是岂仁人处弟之道哉？”

### 【原文】

“亲之，欲其贵也；爱之，欲其富也。封之有庠，富贵之也。身为天子，弟为匹夫，可谓亲爱之乎？”

#### 张居正直解

孟子承上文说：“仁人之于弟，固惟知亲之爱之矣。然使尊卑阔绝，则地分相隔，不可以言亲，贫富悬殊，则体恤未周，不可以言爱也。故亲之则欲其贵，使有舜位之崇，爱之则欲其富，使欲有贡赋之奉，然后友于之情始慰耳。舜封象于有庠，则富有一国，贵为诸侯，正所以致其亲爱之意也。若使身为天子，而弟为匹夫，则兄弟之间，一富一贫、一贵一贱，势分日远，而情义日疏，是岂亲爱其弟者乎？然则舜之封象，正仁人之用心也。子乃举四凶之事，而疑封象之非，其亦不达圣人心矣。”

### 【原文】

“敢问或曰放者，何谓也？”曰：“象不得有为于其国，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，故谓之放。岂得暴彼民哉？虽然，欲常常而见之，故源源而来，‘不及贡，以政接于有庠’，此之谓也。”

#### 张居正直解

吏，是官属。源源，是相继不绝的意思。万章又问孟子说：“如夫子之言，则舜之封象明矣，



或人不谓之封，只谓之放，这是为何？”孟子答说：“舜之待弟，不独有亲爱之心，而尤有善处之术，但其用意深远，或人未能测识耳。盖象虽封为有庠之君，然不能专擅行事，有所作为。其国中的政务，则天子自命官属为之代理，但使百姓每出办赋税，以供其费用而已，此则有封之名而不任其事，享国之利，而不治其民，却似安置他的模样，故或人误以为放耳。汝谓有庠之民无罪而遭象之虐，这等看来，象虽不仁，动有所制，岂能肆虐于无辜之民哉。舜之待弟，其不以恩掩义如此。然舜虽若制之，而实所以爱之。其意以为，若使象治民理事，则守土之臣不得擅离，兄弟之情，不得浹洽，其心有不能自己者，惟其念弟之切，欲常常而见之，故不烦以民事，不限以常期，使得源源而来，可以不时相接耳。古书之辞有云：‘舜不待及诸侯朝贡之期，而以政事接见于有庠之君’，正此源源而来之谓也。”舜之待弟，其不以义断恩又如此。可见圣人以公心治天下，未尝以爱弟之故，示人以私。以厚道教天下，亦未尝以傲弟之故自处于薄，所谓仁之至、义之尽也。若汉景帝之于梁王，郑庄公之于叔假，始则纵之太过，终则治之太急，其于仁义，胥失之矣，欲尽伦者，宜以大舜为法。

### 【原文】

咸丘蒙问曰：“语云：‘盛德之士，君不得而臣，父不得而子。’舜南面而立，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，瞽瞍亦北面而朝之。舜见瞽瞍，其容有蹙。孔子曰：‘于斯时也，天下殆哉，岌岌乎！’不识此语诚然乎哉？”孟子曰：“否，此非君子之言，齐东野人之语也。”

### 张居正直解

咸丘蒙，是孟子弟子。语，是古语。蹇，是蹇蹇不安。岌岌，是危殆的意思。齐东，是齐国东鄙荒陋之处。咸丘蒙问于孟子说：“尝闻古语相传有云，天下有非常之人，则必有非常之事。故君父之伦，以之加于常人，则有定分。若夫盛德之士，虽至尊如君，苟无其德，不得而以之为臣。至亲如父，苟无其德，不得而以之为子。大舜惟有圣人之德，一旦居天子之位，南面而立，尧虽为君，不得不帅诸侯北面而朝之。瞽瞍虽为其父，亦不得不北面而朝之。那时舜虽安于臣尧，而不能不动心于臣父。望见瞽瞍朝己，其容貌甚是蹇蹇，盖有不能自安者。孔子有感于此事，因叹息说，当此之时，君失其所以为君，父失其所以为父。纲常紊乱，天下盖岌岌乎其危哉！此等言语，不识果有其事否也？”孟子答说：“否。无是理也。盖天下惟君子之言，据实而可信。此等无稽之言，断不出于君子之口，必是齐东野人，目不睹礼义之俗，耳不闻典训之言，或者有此说耳。岂可遂据之以妄议圣人也哉！”

### 【原文】

“尧老而舜摄也。《尧典》曰：‘二十有八载，放勋乃徂落，百姓如丧考妣，三年，四海遏密八音。’孔子曰：‘天无二日，民无二王。’舜既为天子矣，又帅天下诸侯以为尧三年丧，是二天子矣。”

### 张居正直解

《尧典》是《虞书》篇名。放勋是帝尧之号。八音，是金、石、丝、竹、匏、土、革、木八样乐器之音。孟子说：“欲知舜无臣尧之事，当观尧未禅舜之时。



盖方尧之举舜，舜之代尧，乃尧既老而倦于勤，舜只居摄而行其事也。当尧生存之日，舜原不曾即帝位，尧何由北面朝之乎？《虞书·尧典》上说：舜摄位二十有八年，尧乃徂落而终。国中百姓恻尧之歿，如丧父母一般，三年之间，四海断绝音乐，静密如一，更不闻有丝竹管弦之音，其思慕之深如此。据《尧典》所言，则舜之即位，在尧崩之后，不在其摄政之时明矣，何从南面而受尧之朝乎？孔子有云：‘天无二日，民无二王。’此古今不易之定理也。若舜既已为天子矣，及尧终之后，又帅天下诸侯以为尧行三年之丧，则是舜一天子，尧又一天子，而有二天子矣，民岂有二王之理乎？然则臣尧之说可不辩而自见其谬矣，咸丘蒙尚何疑之有？”

### 【原文】

咸丘蒙曰：“舜之不臣尧，则吾既得闻命矣。《诗》云：‘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’而舜既为天子矣，敢问瞽瞍之非臣，如何？”曰：“是诗也，非是之谓也，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。曰，‘此莫非王事，我独贤劳也’。”

### 张居正直解

诗是《小雅·北山》篇。普，是遍。率，是循。贤劳，是以贤能任劳。咸丘蒙问说：“舜无臣尧之事，则我既得闻教矣，乃其不臣瞽瞍，则尚有可疑者。北山之诗有云：‘普天之下，其地虽广，无尺地非王土，率土之滨，其人虽众，无一民非王臣。’当瞽瞍之时，舜既为天子矣，则瞽瞍亦王臣中之一人耳，乃独不谓之臣，此何说耶？”孟子答说：“诗人之指，各有攸寓，这诗所言，非天子可臣其父之谓也。